

『逍遥游』释论

庄子的哲学精神及其多元流变

邓联合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邓联合 著

『逍遥游』释论

庄子的哲学精神及其多元流变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逍遥游”释论：庄子的哲学精神及其多元流变 / 邓联合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

ISBN 978-7-301-17988-8

I. 逍… II. 邓… III. 庄周(前 369～前 286)—哲学思想—研究
IV. 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0802 号

书 名：“逍遥游”释论——庄子的哲学精神及其多元流变

著作责任者：邓联合 著

责任编辑：童 祁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7988-8/B·093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69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0 印张 350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序

余敦康

关于庄子的哲学思想，冯友兰先生曾经概括为十六个字：

游于逍遥；

论以齐物。

超乎象外；

得其环中。

如果说“游于逍遥”是庄子哲学的最高理想，“论以齐物”则是达到这个理想的哲学方法。“超乎象外”是说这个理想是超越于现实的，“得其环中”是说这个理想最终仍然回归于现实，“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王博立足于现实的感受，把庄子的心灵世界概括为“无奈与逍遥”，认为庄子的心情可以说是始于无奈而终于逍遥，但终于还是没有摆脱开无奈。只看到无奈的人是沉重的，只看到逍遥的人是没心没肺的。正是在无奈和逍遥之间，在不得已和自在之间，庄子哲学才体现出它的厚重和深刻。

王博的概括别具一格，入木三分，使我联想起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无往不在的枷锁是无奈，生而自由是逍遥，看来卢梭的心灵世界也和庄子一样，也是在无奈与逍遥之间来回不断地游荡徘徊。

邓联合把“逍遥游”看作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认为其中具有复杂矛盾的二重结构，它不仅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而且是一种外在的生存方式。就精神境界而言，表现为安顺自适与忘我超拔的二重性；就生存方式而言，表现为随顺委蛇与疾俗孤傲的二重性。邓联合的这个看法，更深入到庄子在处理自由与枷锁的

关系中左右为难的心态，既要坚守自己超越的生命理想，做到“忘我超拔”、“疾俗孤傲”，又要承受无可逃避的现实处境，做到“安顺自适”、“随顺委蛇”。根据这个看法，邓联合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颇有新意的论点。

第一，“逍遥游”张扬一种非政治化的卓伟超拔的生命理想，代表着与儒家不同的独异的个体意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觉醒。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也在轴心时代的希腊、印度首次出现，是当时哲学突破和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了充分评估“逍遥游”的哲学意义，应该开拓视野，由中国走向世界，联系到轴心时代个体意识首次出现的历史背景进行宏观的考察。

第二，由于“逍遥游”所具有的二重结构和内在矛盾，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它就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多元化的诠释，比如庄学史上五个有代表性的诠释个案，包括黄老系统的《淮南子》、玄学系统的阮籍和郭象、佛学系统的支遁、儒家系统的王夫之。把它们串联起来，可以勾勒出个体意识不断觉醒和多元流变的全过程，而一部庄学史实际上就是“逍遥游”的诠释史。

早在两年多以前，我应邀参加邓联合的博士论文答辩，就被作者的这两个新颖的视角和精彩的论述所吸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作者对“逍遥游”的现代余韵的探索，指出可以为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提供某种内在的支持和接引，更是发人深省，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经过作者长期的深入钻研，增订修补，这篇学位论文即将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公开出版。重新拜读后，我准备再谈几点个人的感想。

首先，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中，是否存在一个关于“逍遥游”的确解，有没有一个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作者对这个问题似乎作了肯定的回答。而实际上，庄子本人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故意回答得扑朔迷离，模棱两可。庄子曾说，“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庄子并没有奢望后世的解庄者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是一

个“吊诡”，也就是永远也没法解释明白的悖论。看来作者是误读了庄子，历史上的那些解庄者，包括“难庄”、“废庄”和“好庄”、“师庄”争辩得难分难解的两派，也同样是误读了庄子。

其次，“逍遥游”本无确解，但却以悖论的形式揭示了理想与现实、无奈与逍遥、自由与枷锁之间的矛盾，植根于人性的本质，由此它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受到不同时期各家各派人们的广泛关注，也与西方卢梭的思想相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今天对“逍遥游”的研究，判定各种诠释个案的是非得失，究竟应该遵循何种思路，是以庄子的文本为依据，力求弄清庄子的本意，还是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勾勒出个体意识如何通过苦难历程逐步觉醒的过程？

在本书结语“‘逍遥游’的现代余韵”中，作者列举了许多中西会通的珍贵资料。例如，严复曾说，“挽近欧西自由平等之旨，庄生往往发之”；刘师培认为，庄子实际上早已深知自由之精义，并且其自由思想与卢梭《民约论》之旨无二；章太炎更是明确指出，“庄子发明自由平等之义，在《逍遥游》、《齐物论》二篇。‘逍遥游’者自由也，‘齐物论’者平等也”。对于这些不同于古代人的新看法，我们无法判定它们是否符合庄子的本意，是否真正做到了中西会通，但是，庄子早先提出的问题——究竟怎样才能活得自由自在，却是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现在，值得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认真思索。邓联合在这本《“逍遥游”释论》中提醒人们如何营造自己的幸福，确实是值得一读的。

序

李中华

清代学者洪亮吉在其《晓读书斋初录》中说：“《庄子》一书，秦汉以来皆不甚称引。自三国时何晏、阮籍、嵇康出，而书始盛行。陈寿《魏书·曹植传》末，言晏好老、庄之言；《王粲传》末，言籍以庄周为模则，于康则云好老、庄。老庄并称实始于此。于是崔譔、向秀、郭象、司马彪等接踵为之注，而风俗亦自此移矣。”这是说，自魏晋玄学兴起，《庄子》一书始成研究热点。自《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于白马寺言“逍遥”，“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后，庄子之“逍遥义”始为世所重。故庄子的逍遥思想及其意义，也就成为庄学研究热点中之热点，并以其诡谲恢诞的语言和弘大曼衍的思想奥义，展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园地和思想王国中。

《庄子》书历称难读，“逍遥义”则更为难解。而邓联合新著《“逍遥游”释论》一书，开卷便称“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它通过张扬一种非政治化的、卓伟超拔的个体生命理想，代表着独立的个体意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觉醒”。此可谓高屋建瓴地进入庄子“逍遥义”的语言论域和庄子思想的独立王国。同时也可反映邓联合的学术胆识和思想定力。因为以庄子“逍遥游”为研究课题，对任何一位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种对学术能力的挑战，其中包括思考能力、诠释能力、理论能力甚至语言能力。

因邓联合索序于我，故几读书稿，也难于下笔。其原因除了庄子“逍遥义”之难解外，主要是邓联合这部《释论》对“逍遥”的解释几近周遍。一方面是“大而全”，但另一方面又可称作“小而细”。无论从文献资料的收集引征方面，还是从思想理论的诠释方面；无论

从宏观叙述方面,还是从微观分析方面,这部新著都可称得上是一部用心之作。其在全面性、深刻性和系统性上,可以说皆超过了已有的“逍遥游”研究成果,甚至让我感到写一小序亦难置笔。故所谓序者,只略谈一些感受而已。

在庄学史或道家思想史上,“逍遥游”之所以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乃至推崇,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揭示了人类所追求的心灵解放和个体价值在人生中的意义。因为在庄子所处的时代,人类文明已演进到相当程度,但庄子所面对的却是一片乱局。试看他在《胠篋》、《在宥》等篇中对历史与现实的揭露:

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惛罔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嚶嚶之意,嚶嚶已乱天下矣。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噫,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接褶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嚙矢也!

在庄子笔下,社会黑暗到极点。大盗小贼,窃用圣智礼法,社会倾轧、杀戮、争夺、欺骗,乃至殊死相枕,桁杨相推,刑戮相望,大盗窃国,诗礼发冢,致使整个社会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恶相非,诞信相讥。“于是乎斫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不仅社会如此,自然亦遭破坏,以至“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大道消隐,社会支离,人生苦难,不仅生民不得休息,就连软弱的动物,微小的爬虫也不能幸免,莫不失其性命,天下竟乱到这种地步。

庄子即是在对客体世界和主体自我深入感受的基础上,提出通过“逍遥”实现自我心灵的解脱,从而使个体生命不致因文明的

变异而陷入生存危机,亦或造成人类自身生命的畸形。在庄子看来,也许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个体生命的价值目标和价值意义在人世争攘中走向失落。庄子“逍遥义”的先驱老子、列子似皆有此意。老子说,善于养生的人,“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天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去何故?以其无死地”。“无死地”,即逍遥之一途与!老子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腠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精之至”、“和之至”,亦即逍遥乎!

《列子·杨朱篇》说:“生民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谓遁人。不逆命,何羨寿?不矜贵,何羨名?不要势,何羨位?不贪富,何羨货?此之谓顺人也。”“顺人”者,即可得逍遥矣。

庄子的逍遥,当然在老、列之上,论其实质,即是自我主体对客体的超越。不仅要超越《列子》书所谓的“四善”、“四畏”,且要超越彼此、是非、贵贱、穷达、福祸、得失,乃至寿夭、生死等这些被人类文明离析得铢两必较的世俗价值。可以说,逍遥的本质即是超越。不仅要超越客体,而且也要超越主体,从而使天人、主客在逍遥中得到统一和冥合。因此,逍遥的基本宗旨和根本归宿,不是认识问题,更不是构筑功利和权力之网的工具理性,它是一个在更广阔的心灵和精神的世界中,追求天人、主客、灵肉合一的生命存在。这也是老子提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人与自然的矛盾造成生态、环境、能源等多重危机;人与社会、人与人,乃至国家与国家、宗教与宗教之间的隔阂、误解和冲突,造成社会、政治、伦理、价值等多重危机;人自身的灵与肉的离析、分裂,造成人性异化及人格、信仰、理念等多重危机。这些危机归结为一点,即人类主观意欲的急剧扩张和极度膨胀,特别是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贪婪追求和对权力的野蛮角逐,致使人类成员的精神日益走向空虚、狂躁、焦虑、伪善,甚至癫狂。正如近来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切野心、利欲、隔阂,一

切人类最邪恶、最粗鲁、最堕落的方面都不可抑制也无法调整的话,如果既无人自身的变革,其中包括思想的变革和精神的革新,也无政治文明的更新和对权力的监控、制约,那么世界最终还是会处于溃散、冲突、残暴和不公正的危险之中,并将继续遭受现实中所有的腥风血雨,把人类的、国家的或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残酷。〔法〕埃德加·莫寒(Edgar Morin):《超越全球化与发展》)

实际上,这位法国学者只指出了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可惧因素。从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所暴露的问题看,最可怕的还在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贪婪对人类自身处境——自然环境和地球祖国——的严重破坏。这是一个不可逆转亦不可复原的生态灾难。地球上物种的不断消失,地下能源的日益枯竭,淡水资源的与日递减,环境及生态的日益恶化,以及人类精神的沉迷和对自然生态的麻木,都将产生严重后果。还是前面所引征的那位西方学者所说:“以西方文明的模式、理想和目的为参照的‘发展’逻辑,忽视了西方文明自身正在危机之中。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在城市的技术与工业的兴旺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而‘发展’所产生的力量,将把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同上书)

“核灭亡”与“生态死亡”,将是人类未来面对的两大死亡原因。就“生态死亡”而论,《庄子》书中浑沌的故事,可暗契其说。庄子以“日凿一窍而浑沌死”的寓言,警告人类不要把自己的工具理性和价值观强加在自然之上,不要肆意地以自己的意欲破坏自然。就“核灭亡”而论,它更是代表了人类由国家间的矛盾而导致的战争后果。在庄子看来,其不过是有国于蜗之左右角,那些炫耀武力和战争的挑动者,充其量只是若存若亡的“触氏”与“蛮氏”,他们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这体现了庄子对战争的蔑视和厌恶。不难看出,庄子在其嬉笑怒骂中,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体现为“庄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清·胡文英《庄子独

见》)胡子之言,确有所见。

如果简要地概括庄子的逍遥即是超越,那么这种逍遥和超越,无疑具有对个体乃至人类生存的深切同情和关切。首先,就个体超越来说,一方面可以减缓或消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自身灵肉之间的严重割裂和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亦可减缓或消除由于人类文明的过度膨胀所造成的对自然的损伤和破坏。此即庄子所大力鼓吹的“天人不相胜”和“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的古代社会天人和谐的宣言。庄子强调对上述“三无”要“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反其真”即可理解为“采真之游”,“游心于物之初”、“游心于德之和”等主体生命的放松和精神自由的获得。其中,“无以人灭天”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无以故灭命”体现人与社会的和谐,“无以得殉名”体现人自身灵与肉的和谐。由此可以窥见庄子“逍遥义”的超越精神所内涵的和谐理念。

庄子对和谐理念多有表述,《天道篇》说:“夫明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周易·系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庄子亦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其义与《系辞》同。这是说,天地自然的根本属性是生,了解这一点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因为这是天人合一或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前提,以此原理来均调天下,便可达至人类社会中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保持和谐,可称之为“人乐”;人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可称为“天乐”。“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引文均见《天道篇》)。

可见,庄子的逍遥游,并非主张游于世外,也非如一些论者所倡言的末世主义、混世主义或鸵鸟哲学。逍遥游所包涵的“天乐”、“人乐”,是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怀。这也正如《释论》作者所一再强调的,“庄子的‘逍遥游’既是一种外在的个体生存方式,同时又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说,‘逍遥游’在总体上具有兼涉身心的二重内涵”。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逍遥游”兼具的

身心二重性,并非简单地划分。二重性之中还存在一种二重性,即“生存方式的二重性”和“精神境界的二重性”。生存方式的二重性,表现为“随顺委蛇与嫉俗孤傲”、“道德、非道德与超道德”;精神境界的二重性,表现为“安顺自适与超拔忌我”、“有情与无情”。

邓联合的这些看法,是企图摆脱对庄子“逍遥游”做绝对化的理解,体现“以庄解庄”的诠释路径和诠释方法,力图有别于历史上种种逍遥旧义,从而开拓出对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逍遥的新解释,并以这种解释贯通庄子的思想体系,再以庄子的思想体系贯通整个庄学史,或构建一部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逍遥思想的解释史。所有这些努力,不可不谓作者对庄子“逍遥游”研究的苦心孤诣和学术创新的动机。

至于这样做是否真正符合庄子本意,是否超越了以往庄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和思想成果,从而达到了对庄学研究的真正突破,还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老话。若以董仲舒“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说法,庄子之逍遥义亦无达解可矣。虽无达解,却不可以不用心研究。因为按着中国自己的学术方法和经典解释传统,只要能够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便可成一家之言。从这一角度看,邓联合的这部庄学研究著作,尤其对庄子“逍遥义”的系统诠释及其建构的“逍遥简史”,在目前庄学史或道家思想史的研究中,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言之有物、实有所发、大有所见和可成一家之言的新成果。

李中华

2010年11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余敦康	1
序	李中华	1
绪 论		1
第一节 “逍遥游”：“难庄”、“废庄”与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		1
第二节 “逍遥游”：“好庄”、“师庄”与庄子哲学思想的复杂影响		14
第三节 “逍遥游”：阐释与方法		28
第一章 “逍遥游”篇疏解		39
第一节 篇名由来		39
1. 两种代表观点		40
2. 刘向拟题说辩议		41
3. 内篇之题或出淮南		45
第二节 “逍遥”与“游”		48
1. “逍遥”的用例及本义		49
2. “游”：身之游与心之游		53
第三节 缺文、孱入及结构		57
1. 《庄子》文本的片段性		57
2. 《逍遥游》篇的文本复杂性		64
第四节 范畴与主题		68
1. 范畴：“无待”、“无己”、“大”		68
2. 非政治化的个体生命理想		71

第二章 “逍遥游”作为生存方式的二重性	79
引言 轴心时代的个体	79
第一节 君主政治与士人生命的困危	82
1. 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82
2. 枉道从势	87
第二节 随顺委蛇与嫉俗孤傲	90
1. 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90
2. 一宅而寓于不得已	92
3. 不内变,不外从	98
第三节 道德、非道德与超道德	104
1. 仁义是非,樊然殽乱	106
2. 以天属	108
3. 自私与自善自高	110
第四节 民间化与非政治化	116
1. 士:从贵族之末到“四民”之首	116
2. 陆沈	121
第三章 “逍遥游”作为精神境界的二重性	133
第一节 意义世界的解体与士人精神的孤独	133
1. 现实世界的“尘垢化”	133
2. 圣王历史叙事的消解	138
3. “天道”之远逝	141
4. 心若悬于天地之间	143
第二节 安顺自适与超拔忘我	147
1. 心死: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148
2. 心不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155
第三节 有情与无情	163
1. 《庄子》中的“情”字	164
2. 以理化情	165
3. 冷眼与热肠:逍遥圣域的人间性	168
第四节 在低微中达致高伟	176

1. 飞升的神异“至人”	177
2. 登假于道	183
3. 警乎大哉,独成其天	187
第四章 《淮南子》:处神养气,应待万方	
——黄老化的圣主“逍遥游”	189
引言 历史语境的差异与“逍遥游”的多元流变	189
第一节 主角与主题的转换	194
1. 刘安及其个人志趣	195
2. 《淮南子》的思想归属	196
3. 圣主“养生以经世”	198
第二节 圣主“逍遥游”中的身体维度	202
1. 《淮南子》之“逍遥游”文本的蕴义: 出世哲学?渴望自由?	202
2. 神之养:游心于虚,恬愉自乐	208
3. 形之养:适情不劳,知足常佚	213
4. 形神各宜,自得全身	215
第三节 圣主“逍遥游”中的政治维度	219
1. 天下之要,在于我身	219
2. 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用也	221
3. 节逸自养,万举不陷	224
4. 吾与天下相得	228
第五章 阮籍:狂愤浮浊世,身志终未安	
——“逍遥游”与儒家士人的二难境遇	232
第一节 依违各半、歧异多出的应世方式	233
1. 逼迫挤压下的“生存智慧”	233
2. 至慎、托病、善变、酗酒	235
3. 远仕、悖礼、狂傲、任情	243
第二节 欲去还留、游移无定的生命期求	251
1. 困顿苦闷中的精神出走	252
2. 超世遗俗,逍遥域外	256

3. 小大皆适,生死何安	264
第六章 郭象:任性各得,同于大通	
——“逍遥游”与差等秩序中的个体存在样式	272
第一节 自通、常通与大通:《逍遥游注》疏义	272
1. 诠释策略	273
2. 第一部分:开篇至“圣人无名”	276
3. 第二部分:“尧让天下于许由”至 “窅然丧其天下焉”	283
4. 承继与批评:郭象《逍遥游注》的深远影响	286
第二节 群物的有待逍遥	290
1. 逍遥与“性”	291
2. 逍遥与“分”	300
3. 逍遥与“所待”	301
4. “有待逍遥”说的思想前缘	306
5. 融入庙堂,各尽伦职	310
第三节 圣人的无待逍遥	312
1. “无待逍遥”说的思想前缘	312
2. “游外”	315
3. “冥内”	319
4. “大通”:各安性命,上下相得	323
第七章 支遁:寂心冥神,与物推移	
——玄佛交融中的“逍遥游”	327
第一节 支遁与《庄子·逍遥游》	327
第二节 物物而不物于物,玄感不为	331
1. “支理”新旨辩议及支遁批评“向郭义”的 理论实质	331
2. “逍遥游”释论的内转与佛教视域的融入	336
第三节 游心于空,逍遥于世	341
1. 心有色空	341
2. 心:逍遥与解脱	344

3. 身:无可无不可	348
4. 玄学与佛理	350
5. 名士与高僧	355
第八章 王夫之:凝神相天,寓庸两行	
——“逍遥游”与君子之道的互参	358
第一节 《庄子》与晚年船山	358
第二节 无小无大,可小可大:《逍遥游解》疏义	361
1. 游与逍、遥	362
2. 第一部分:起首至“圣人无名”	363
3. 第二部分:“尧让天下于许由”至结尾	367
第三节 游心环中,赞天之化	371
1. 游于六合之外者,乃可游于六合之中	371
2. 浑天	373
3. 天游者,澄神守气之功	376
4. 恒有清气在两间以成化	381
5. 精而又精,垂及万岁	384
第四节 游人之樊,存己存人	387
1. 君子之学,不鹵莽以师天	387
2. 寓庸以逍遥	389
3. 两行不碍,各得其逍遥	395
4. 道靖于己,物皆可游	397
结 语 “逍遥游”的现代余韵	402
第一节 黑暗时代的个体抉择	402
第二节 “逍遥游”与自由	414
参考文献	433
附 录 论庄子与后学在人生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及症结	447
后 记	461